

北京旧闻丛书

# 京华古迹寻踪



北京舊聞  
山業社  
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6501 0

# 京华古迹寻踪

本社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华古迹寻踪/北京燕山出版社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5

(北京旧闻丛书)

ISBN 7-5402-0366-8

I. 京… II. 北… III. 名胜古迹-中国-北京 IV. K928.

7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197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 经销

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338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62J8562

10

## 出 版 说 明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以降，建都于此，元代之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地消逝着。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会馆、故居，这些历史文化的实物，到今天已经成为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人们可以从这些实物中去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点与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片瓦无存，只能在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掌故轶闻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料，则往往被更多地湮没了。

我国专门记载社会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著述很多，如梁代的《荆楚岁时记》、隋代的《玉烛宝典》、宋代的《岁时广记》，以至现代的《北平风俗类征》等等。而记载地方名胜及风物的著作则更是不胜枚举，如《东京梦华录》、《唐两京城坊考》、《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及近人的《燕都丛考》等，都是这一类著作。人们依赖这些文献去了解已不复存在的文物古迹，了解若干年前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远的不说，就是四、五十年前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旧闻”了。而这些“旧闻”对我们了解北京的历史与北京地域文化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些“旧闻”的内容更不见于正史记载，当时又没有声像资料留下，于是就越显得珍贵了。因此，北京燕山出版社

编辑了这套《北京旧闻丛书》，为读者提供一系列有关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图书。

自1985年至1992年，我社曾创办出版了《燕都》杂志，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北京历史文物、人文掌故和社会生活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根据亲见亲闻、个人记忆写成的好文章，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后来由于出版经费不足而停刊。对编者和读者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此次收入在《北京旧闻丛书》中的《京华古迹寻踪》、《京都艺海撷英》和《旧京人物与风情》三种，就是分门别类辑录《燕都》中的好文章而成书。其他几种也是我社历年出版的有关北京史地、文物古迹和社会风俗的优秀读物，纳入丛书系列重印。

今天的北京，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与变革的伟大时代。北京作为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和近千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首都，她的地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出版《北京旧闻丛书》目的绝不是怀旧，不是对昔时的眷恋。而是使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更热爱北京的今天和未来。

丛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没有一定的系统性，但都与古都的历史文化有关，它将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承传做出不少资料补充。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吸引人的可读性，有如一幅白描长卷，将北京的历史风貌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如果它能为您留下一些回味，留下一些思考，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出版目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目 录

圆明园“五春” .....	邓云乡(1)
元宫毁于何时 .....	单士元(7)
北京社稷坛的建筑及其祭祀 .....	郑连章(12)
天坛的亭 .....	彭玉林(15)
北京天坛与祭天礼俗 .....	连 方(18)
中山公园中的两尊铜像 .....	王 柔(20)
中央公园开放记 .....	建 明(23)
乐寿堂吉祥缸史话 .....	焦 雄(26)
燕园景物略 .....	王世襄(27)
昆明湖上的凤凰楼 .....	翟小菊(31)
昆明湖底的重要发现 .....	姚天新(33)
团城玉佛照及戳记 .....	单士元(36)
永乐大钟何年移悬大钟寺 .....	王仲奋(38)
紫禁城的防火措置 .....	毛宪民(40)
大高玄殿 .....	贾俊英(43)
关沟轶事——略述古代居庸关山水风貌 .....	戴耀昌(46)
“蓟门烟树”在哪里 .....	李文辉(48)
“蓟门飞雨”与“蓟门烟树” .....	周士琦(52)
日坛祭台高度探讨 .....	王仲奋(56)
漫谈“居庸叠翠” .....	赵光华(57)
密云县境内的长城 .....	李大儒(61)

昔日陶然亭	孙毓敏(63)
清漪园的园中之园——赅春园	翟小菊(66)
香山秋天的“四红”	张嘉鼎(69)
蟠桃宫	闻国新(70)
漫话“渎山大玉海”	吕英凡(71)
元大都钟鼓楼基址考	王灿炽(73)
演尽沧桑话鼓楼	金焘纯(77)
钟王五绝	夏明明(79)
宛平城	陈 丁(81)
“宛平新八景”和“大兴八景”	刘仲孝(83)
阅武楼的建筑规制趣闻	关续文(86)
边山七十二府今何在	陈广斌(89)
碧霞元君和北京的“五顶”	刘仲孝(93)
北京的五顶	邵 天(95)
碧云寺与魏忠贤	冷寅颐(99)
漫谈明十三陵	许大龄(100)
清毁明陵小考	伯 骞(111)
十三陵石像生的由来	金世绪(114)
昭陵月牙城	高海清(116)
云峰山深处的金陵	于光度(118)
天寿山陵园的祭祀仪式	胡汉生(120)
陆征祥家族墓庐考察散记	王和平(123)
大南峪绘贝勒园寝	金启棕(125)
班禅六世衣冠塔	赵 迅(129)
铁壁银山古塔群	胡汉生(131)
法藏寺塔	陈德光(134)
静明园内妙高塔	石 红(136)
北京的喇嘛塔	尚 勇(137)
清净化城塔及其名称的由来	阎崇年(140)

银山铁壁涌塔群	张量(143)
古塔凌云	周良(145)
漫话云居寺	石云(147)
京都名刹法源寺	胡道生(150)
五塔寺叙说	韩永(152)
十方普觉寺	赵迅(155)
古刹普会寺	王同桢(158)
北京护国寺残迹	刘敦桢(160)
北京现存的尼庙——通教寺	谭伊孝(165)
黄寺与达赖五世朝清	马汝珩(168)
东四清真寺小考	刘盛林(171)
漫话西峰寺	王强(175)
崇效寺“楸荫感旧”	金焘纯(178)
智化寺藻井外流之谜	许惠利(180)
智化寺如来佛腹中的货币	高桂云(184)
燕九节·邱处机·白云观	王小平(185)
射箭划寺界 跑马关山门	
——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规模琐谈	杨毅(187)
北京城的关帝庙	马书田(190)
神奇的倒影庙	王和平(194)
京师九门关帝庙	赵洛(198)
灶君庙的铁狮子	陈德光(200)
记大慈延福宫——三官庙	周绍良(201)
九天宫和东岳庙	萧乾(205)
京师何处药王庙	张瑞贤(206)
白云观轶闻	李养正(209)
漫谈北京的教堂	冯左哲(213)
睿亲王府的盛衰	金宝森(217)
肃亲王府话沧桑	王道成 吴永兴(221)

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溥任(227)
醇亲王园寝	赵迅(230)
郑王府与中国大学	赵乃基(233)
纪昀与阅微草堂	王敏之(236)
梅兰芳在北京的住宅	许姬传(238)
孙承泽与孙公园	叶祖浮(241)
祖大寿与祖家街	阎崇年(244)
窦禹钧的故里考识	关续文(247)
张伯驹似园述往	稚甫(249)
琉璃河商周遗址	田敬东(252)
琉璃河西周遗址新考	黄秀纯(256)
北京的会馆	吴哲征(258)
北京湖广会馆	吴哲征(261)
明清两代的北京会馆	李华(264)
银号会馆——正乙祠	马铁汉(266)
江西会馆忆旧	陈家骥(269)
潼川会馆	袁海余(270)
北京城地下的古桥	孔祥普(273)
万宁桥畔的风光	伯骅(275)
古桥古道入京都	郑孝燮(277)
北海后门外的西压桥	傅幸(279)
北京古代的拱桥	乔谅(281)
漫话达智桥	刘盛林(286)
北京的牌楼	罗哲文(288)
西四牌楼“当街庙”	石继昌(292)
明清时代的神武门	吕英凡(294)
西四牌楼——明代的刑场	雷大受(297)
北京的四合院	赵迅(299)
北京四合院的影壁	王其明(302)

旧京宅门的屏门	骆 彦(305)
北京胡同的街门	王其明(307)
老北京的小门楼	关延祉(310)
北京街巷何处最窄	王铭珍(311)
漫谈砖塔胡同	王宏凯(313)
天然小筑在城闕——弓弦胡同半亩园寻旧	郑伟章(315)
石大人胡同五百年——从“夺门”功臣石亨	
府第到外交部街迎宾楼	马书田(318)
金城坊与白纸坊	伯 隅(321)
六铺炕的“铺”	于学文(323)
风雨沧桑话云台	吉 人(326)
妙峰山万缘同善茶棚	王化君(328)
辽金故城古迹谈	赵 洛(331)
西安门与西什库	金云臻(334)
昔日的北京火车站	尚锡裕(338)
漫话象来街	王小平(339)
延庆石窟之谜	延 文(341)
菱角坑	金继德(343)
凤凰窠外凤凰窠	王道成(344)
京郊满族聚居区——外火器营	赵 书(349)
东交民巷	于学文(352)
北京古窑	赵光林(354)
海淀区聂各庄乡地名古迹考察	刘乾泰(357)
昌平杂谈	刘毅然(359)
斋堂黛石好画眉	杨如鹏(360)
元代大兴、宛平治所不在大都城内	李丙鑫(361)
潞河说古	金 城 周 良(363)
西华门札记	杨乃济(366)
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	史树青(373)

成府村忆旧	林 煦(379)
话说门头沟的“爬山虎”	李元强(383)
古金口遗迹何处寻	关续文(387)
五虎水门	李大儒(389)
金门闸	高其德(391)
檀营——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乡	谭厚仁(393)
世事沧桑话东厂	邓可因(395)
隆福寺的回忆	刘心武(401)
忆烟袋斜街	徐文玉(409)
定阜大街谈往	胡瑞峰(410)
铁狮子胡同谈往	胡瑞峰(414)
厂甸印象记	贾化虹(417)
什刹海梦忆录	朱家溍(419)
什刹海之谜	周汝昌(423)
什刹海与“荷花市场”	李 瑶(427)
什刹海畔忆童年	汪元濬(431)
南城的“乌龙”——再谈水会	隋少甫(434)
农事试验场	张中行(437)
北京的树	林斤澜(441)
北京的古树	贺 海(443)
松柏庵传奇	仲仁恭(447)
门头沟戏曲文物	包世轩(455)
忆来福园	李祖元(458)
《日下旧闻》补	半 园(460)
忆宣南的一所百科展览馆	简恩需(465)
形形色色的老北京酒铺	伯 弊(467)
辛亥英烈血洒红罗厂	王和平(470)
鬼市及其他	厉春蛟(473)
辽南京城的方圆及警巡院	韩光辉(477)

## 圆明园“五春”

1984年4月末，我因拍《红楼梦》电视剧事，有机会在圆明园西洋楼后面一处招待所住了半个多月，这真是一次凭吊圆明园的好机会。过去虽然去过，但都是玩上几个钟头，而且都是白天。不可能拂晓、黄昏、星光月下在此徘徊，这次却有机会住在这里，而且是春末夏初，百花开放的时候，机会太难得了。因而一有空，不管白天晚间，都在园中游逛。有一次黄昏后，和几位朋友闲立林莽间，边赏新月，边说圆明园故事。晚间填了一首词《摸鱼儿》。词中有句云：“雕云镂月开明镜，肠断绮年华发。伤碧血，水边似听人呜咽。”说的就是“四春”的事。这首词五六年前给香港《大公报》写连载《红楼梦忆》时，曾引用在文中发表过，在此不再赘引。一下午雨后无事，我一个人骑了自行车在废园中乱转，在一个小土山后面，忽见一块三合土废基旁，一片池塘，一株桃花，光艳烂漫，开得正好，当时一个人也没有，幽静极了。我一脚踏着一块大石，坐在车座上，两手扶着车把，观赏了大半天，脑海中也起伏沉思，眼前景物，历史沧桑，真是无限感慨。后来又填了一首《金缕曲》，并附有“小引”云：“甲子暮春，偶住圆明园传舍；朝暮行废苑林莽间，时好雨初霁，新绿照眼，燕子低飞，小桃幽独，思前朝故事，因谱此曲。”这首词没有发表过，先抄在下面，作个引子。词云：

何处寻华屋，看呢喃，低飞掠影，池边相逐。杖策林莽春无赖，细柳新蒲暗绿。喜雨过，晴光如沐。石似能言花解语，更西山相对峰峦簇。闲眺望，漫凝目。藕田如镜残桥曲，带平岗，回环萦绕，尽成幽局。别馆离宫基半在，歇了前朝

丝竹，谁记得，天家妆束。还待多情重点染，小桃嫩，灼灼  
篱间独。惊一顾，为停足。

这首词中“歇了前朝丝竹”及“天家妆束”等句，也是感慨咸丰时在圆明园宠幸四个汉人女子即所谓“四春”的事。按清代有满汉不通婚的制度。宫廷中的嫔妃和秀女，定制都不选汉人。所选都是旗人，而且一般都是满洲旗，即在种族上也是满洲人。但当时旗人中不尽都是满洲族人，其中汉族人也很多，这就是所谓的“汉军旗”，在政治权利上，大体同满洲人一样，而在种族上则还是汉族。因而这些人家的女子也可选入宫中做秀女。《会典》记载：“凡三年一次引选八旗秀女，由户部奏请，于神武门外预备……凡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由内务府奏请引看。”所说“八旗”，自然包括各旗中的汉军在内，也就是既有满族，也有汉族了。因此嫔妃中也有汉姓的，如康熙的妃子中有陈佳氏、张佳氏、王佳氏、刘佳氏等，佳叶“家”音，史书中写成“佳”字，为了好看。这些都是汉人投旗的汉军旗。从制度上讲，是旗人，如从种族上讲，是汉族。最明显的嘉庆的母亲，即乾隆的懿贵妃，本姓魏，是“包衣管领下人”，同曹雪芹的祖宗一样，是汉人编入满人贵族家中的奴隶，又不同于一般的汉军旗。既然“已抬入满洲旗”，姓也改为魏佳氏。从表面看，似乎连种族也改了，但这是汉人取得特殊政治身份后，所得的“殊荣”，一般汉人是不可以的。

但满洲入主中土，子女玉帛皆我所有。江南美女，也成为权贵猎艳的目标。明文不许，但下有对策，暗中还偷偷弄来，孝敬皇上以及供王公大臣玩弄。《东华录》卷七顺治十二年七月记云：

给事中季开生言：家人自通州来云：有使者封船奉旨往扬州买女子云云。部议：季开生不知乾清宫需用器皿，差人采办，妄听讹言，渎奏沽名，流徙尚阳堡。

无风不起浪，自然是事出有因的。不过“奉旨”自是“秘旨”，岂可公开。办事人拿鸡毛当令箭，在江南招摇，季开生知道了，不识相，还去上奏，自然自找倒霉了。当时还没有修圆明园，到了修好圆明园的时代，园中规矩，不同于宫中，自由得多。宫廷及王公大臣到江南买女子的事就更多。

有名的如乾隆故事，据说南巡时，听说山东青州黄家有个姑娘，小名“杏儿”，有美名，便秘密弄进宫中，十分得宠，封作“银妃”，有名画《银妃晚妆图》，流传海外，见四川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此书或有得诸传闻，欠真实处。但《银妃晚妆图》，即可相信是真的。三十多年前，故宫博物院举办《红楼梦》展览会，展出好多幅真人一样大小的乾隆妃子汉妆图影，大多夏天汉妆，极为工细，两三层不同颜色花纹的纱衣，都透明可见，看上去似乎都是汉人女子的娘娜身影，不像旗家格格的笔板挺立的身材。这是否汉人妃子呢？大成疑问！

到了咸丰时，在圆明园宠爱“四春”的故事，就更为出名了。这“四春”分别名牡丹春、海棠春、武陵春、杏花春，都是汉人少女。这“四春”住处，除海棠春失考外，其他都有具体离宫。即牡丹春住在四十景之一的“镂云开月”。这处景观在前湖九洲清宴殿左侧。据《御制圆明园图咏》孙祜、沈源所绘图看出，是一组十分精美的小建筑群，前面三间看花轩，四面游廊，上覆彩色琉璃瓦，前面大片牡丹，在四十景中排在前面，十分著名。据传牡丹春，杭州人，善歌舞，咸丰常携那拉氏听她唱曲。

海棠春据传是苏州买来的，咸丰还为她作过诗。但住在哪里，无文献可证。杏花春据传是扬州方姓女，先卖给娼家，又被圆明园总管钻禄氏文丰以五千金脱籍，弄到圆明园，住杏花春馆，这也是四十景之一。在圆明园中心部位后湖的西北角，前面是“坦坦荡荡”，后面是“武陵春色”，左面是观赏后湖水面的“上下天光”，右面是万字形建筑“万方安和”，这些都是圆明园的中心地带，都在四十景中。杏花春馆按“图咏”之图观赏，四周都是小

山，周遭房舍散处山下，中间一片平圹地，四围山峦中遍种杏林，山壑溪边尚有水车。有井亭、辘轳、菜畦等，与“镂云开月”的富贵气派又不同。《红楼梦》写稻香村道，“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佳蔬菜花，一望无际。”描绘的风景，很像圆明园图中的杏花春馆，这里联系起来，十分有趣。或许曹雪芹知道一些圆明园的景物设计。但似有一大漏洞，即“喷火蒸霞”杏花盛开的早春，哪能有一望无际的菜花呢。

四春中武陵春住在武陵春色。其地在“万方安和”的后面，过一小桥即是。三面均被溪水环绕，但溪水里面全是山，照图中看，比杏花春馆的山还要高、还要密。山上遍种山桃花，好像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景色，所以叫“武陵春色”。

据传圆明园总管文丰先给咸丰弄到杏花、海棠、牡丹三春。牡丹春最得宠，那拉氏十分嫉妒，便遣密使到广东选美，得珠江船上雏妓容貌极美者，弄到圆明园。咸丰一见，果然大喜，使之住在“武陵春色”中，是谓武陵春，自此牡丹春之宠，被她分去不少。不过文丰因给咸丰弄到三春，也大得咸丰赏识，招权纳贿，比内务府的大臣还要阔气。这期间广东李姓富商，知道走文丰的路子，可以直通咸丰，得到升官发财的更大好处，便又弄了四个极为艳丽的珠江船妓，又花了大量金银财宝贿赂文丰，把这四名美女献给咸丰，据传这四人名叫“玉雪、秦云、淡粉、轻烟”，这就四春之外，又有“四春”了。不过这四人分别住在哪里不知道。而这个广东李姓富商，却因此得了咸丰赏赐的“道员”衔，又承包了圆明园各项工程。

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到北京时，正是旧历八月初北京最好的金秋季节。初六僧格林沁兵败河西务，一路张家湾、通州，直退至八里桥。初七于家卫再败，洋兵直到城下，北京各城门关闭。初八咸丰携后妃大臣侍卫等天不亮就离开圆明园幸木兰，就是逃向热河避暑山庄。据说初六、初七兵败消息传来时，咸丰正召四春

等得宠嫔妃荡舟福海，歌舞宴乐。仓惶逃往热河时，只是杏花春、牡丹春随驾北去，其余俱遗弃园中。有奸民李三和圆明园总管有仇，先引英兵入圆明园，抢掠财宝，后来纵火烧园，据传他把海棠春带了逃走了。带到热河行宫的杏花春、牡丹春据说在咸丰死后，都被那拉氏秘密处死了。

“四春”故事，见于著名文献者，首先是王湘绮的《圆明园》及自注。词中有句云：

……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初例十月入大内，三月园居，文宗以宫中行止有节，侍御不乐，常迟至冬至始入，正月十五后即出幸园中。）袅袅四春随凤辇，（宫中例无汉女，纯皇时常采进，依买婢妾之例，不挑选也。文宗时有四人承宠者，分居牡丹春、海棠春、武陵春、杏花春亭馆，内府号曰四春。海棠春园册无其地名，未详何时所建。）沈沈五夜递铜鱼。（上所游幸，从者常百余人，数移坐处，传膳无定所，午夜阁门，不得闭也。）内装颇学崔家髻，（崔氏，汉妇，曾入宫为乳奴。）讽谏初除姜氏珥。（十六年夏，上尝夜醉晏朝，后召侍寝者问状，传欲挞之。上退朝入后殿，见内竖肃悚，询知后怒，将去复还，问此妃何罪。后跪言，奴无状，不能督率群妾，使主晏起，恐外臣有议奴者，故召此妃戒饬之，无使奴受恶名也。上笑曰：“此我多酒，彼焉能劝我酒，请从今少饮矣。后谢而起，侍者莫不泣下。）

王湘绮的词是同治十年与同年徐树钧游完残破的圆明园后写的。当时园中残存的建筑物还不少，还有不少老太监管理，离咸丰逃走、园被焚烧只十年，“四春”故事老太监一定说了不少，可惜词中只约略写到，形诸讽吟，不能详细记叙，是十分遗憾的。但词及词注，也可算是信史了。所说纯皇买汉女事，“纯皇”是乾隆谥号，可见乾隆时宫中买汉女已是公开的事，所以《红楼梦》中

也大写到江南买女孩子的事了。除王湘绮的词而外，还有杨云史的《檀青引》。檀青是伶人，年轻时，供奉内廷，咸丰很欢喜她，赏赐每每超过其他人，内务府、升平署常常传她，是亲身参加过圆明园内廷宴乐的伶工，老年流落江南。杨云史二十一岁时先在扬州见到她，听她讲说圆明园旧事，后来又几次见到她。光绪丁酉，即1897年，为她写了《檀青引》长诗，前面并有序言，收王杨诗集《江山万里楼诗钞》中。序中除先介绍蒋檀青京师人，乐部推第一，咸丰赏赉过诸伶外，也说到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承旨遣人采江浙美女，咸丰广台沼以居之及英法联军侵犯北京时，咸丰方与诸美人避暑福海以及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园、烧园诸事。除此之外，说到两点与檀青有关的，一是咸丰在热河死后，梓宫回京，檀青原也跟在热河供奉，这时也回到北京。“尝于暮春入园，帝所居山高水长、朗吟阁、环碧、无边风月阁、听莺馆、无尽意轩、丽瞩轩、影楼湖及诸美人院，赭壁参差，不可指辨。唯福海潺潺，鸟啼花落而已。恸哭出，不忍再往”。像贞元朝士，白头宫女一样，在扬州遇到杨云史时，白发哀吭，泪随声下，向杨细说了宫中的旧事。杨云史也是才子，《檀青引》被易实甫评为“可作咸丰外传。读《长恨歌》、《永和宫词》并此鼎足而三，称之诗史洵无愧色”。

不过咸丰当时，在圆明园中，除“四春”之外，还有皇后及懿贵妃那拉氏。徐珂《清稗类抄》“宫闱类”有一则标题为《文宗有五春之宠》，记云“文宗喜园居，年例正初入园，冬至始还宫。园中传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为孝钦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汉女分居之”。如此计算，那圆明园的确是“五春”了。不过“天地一家春”景区，不在圆明园，而在万春园。严格区分，圆明园中也还是只有四春。但当时圆明园的概念，广义地说：是包括圆明、万春、长春三园在内的。因而“园中传有五春之宠”这句，也还是确切的。不过其中一“春”，是满人而非汉人罢了。

(邓云乡)